

莊子解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敬壇注

雜篇

漁父

贗編不置釋說見篇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節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
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
而去已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

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于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
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
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困人倫不節百姓淫

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
 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奪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
 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許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字適偷救其
 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
 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
 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
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
所失而離音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
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
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天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
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
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
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
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
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

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此之服役而身教
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
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
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
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
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至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
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問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
 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
 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繇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
 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
 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

莊子解卷三十二

船山會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雜篇

列禦寇

此篇之旨大率以內解爲主以葆光不外炫爲實以去
明而養神爲要蓋莊子之緒言也所引雖駁雜有精粗
之異而要可相通唯人心險於山川一段往往雜見他
書蓋申韓之流苛察纖詭之說旣非夫子之言抑與莊
子照之以天之旨顯相牴牾舊編錄者不審而附綴之耳
抑莊子之言博大元遠與天同道以齊天化非區區以

去知養神守其元默而此篇但為浮明外侈者發藥未
盡天均之大用故曰莊子之緒言也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饜而五饜先饋饜

同賣漿之家十而五家不待買而先饋之敬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為驚

已曰夫內誠不解內實無所見形謀成光形習為威儀而成光耀以外鎮

人心也使人輕平貴老而整其所患不論年齒唯趨勢利以求免於患夫

饜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

乎善於女處已處止也止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

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感人之豫悅將必且有感搖而本性性一作才

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汝告也告音彼所小言盡人毒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孰猶詰而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使人無保己者非有以使之也若有以使之則御寇知

驚五糞之饋而何不能止戶外之屨哉虛而遨遊則萬物無以窺其罅隙矣物之相感禁之則愈相搖不以感爲豫不禁而自遠稍有豫心而形謀之光致天下有餘矣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裘氏地

氏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

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

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

通既爲秋柏之實矣

種柏結實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

緩之所以使弟者有故

夫人以己爲有

以異於人

自恃其河潤澤族之異於人

以

賤其親

弟也而曰使而子傲

甚矣齊人之非飲者相粹也井養不窮齊人尚爭乃相粹故曰今之世皆

緩也不孝不友致殺其身不過見德而已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

者乎不自知其有德乃爲有德若有道者則益不自知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己有知之可炫欲使人之亦有知以見德見德而祇以

召怨殺身唯河潤之澤感其豫耳無知無能物不相求

而已無憂天刑乃免何也見德之情已自滑其天而入

於相粹之地則無往而非死地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

所安

物無可安無不可安此與眾人相形而見其有安有不

安耳列御寇驚五鑿之饋而終爲人之所保不安之情
不足以勝物之搖雖然遠於豫矣則不安其所不安自
異於眾人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之天則可漸與天一矣聖人懷之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天無爲而非不爲合喙鳴天倪也言亦不之於人也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
用其巧

學而不用其功乃全外謀成光則過爲病

聖人以必不必

兵不可必者而

眾人以不

之故多

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唯有多兵可

恃之則亡

外物不可必亦易知者乃眾人必之者知懸於

心憤盈

以出強人以從己而見德緩以之死於弟逢比

以之死

於君宋襄公以之死於同盟戈矛動於胸中而

必報其

天恃兵者非恃兵也恃其知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竿牘竹簡為書相尚遺也

儻精神平

蹇淺而

欲兼濟道物

道同

太一形虛若此者迷惑於宇宙

形累不

知太初故至人者歸精神乎無於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

太甯雲行雨施無形乃可濟

恃知以與物相感究其所豫者苞苴竿牘而已五餐之饋戶外之屨河潤之澤皆是物也使自問而自省豈非毫毛乎然此毫毛者人之所必不能亡情者也非知太甯者體無形之流乘太清之泄未有不爲所搖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項瘠如槁耳黃如馘商之所短也一語萬乘之主而從車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

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此小夫之所可以可悲也豈特曹商哉屑屑然為天下補

救皆治痔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

哉圾乎仲尼

圾

岌

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支

配也以分配

華辭為宗旨

忍性以視民

視民猶示民

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豈彼之宜於女

欺抑此之待養

欺誤而可非誤則不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偽

離誠心而為偽學

非所以

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過為後世慮不若施聽其難治而休之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天之所施物莫不忘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

神者弗齒

與士君子神自不相接屬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

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誅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離音麗

心可受而非有所受受之者心之知也神可宰而固不宰宰之者神之知也謂彼宜而謂我待以養是緩之於弟也忘其爲親而見德以自刑商賈而已其去天之無私以布澤者至遼絕矣要皆恃知也皆感豫也亦與苞苴竿牘之相施受也無以異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慝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願

懷而達

懷音猶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鈇音

故其就義若渴者

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
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之不肖何用察察以知之哉引此或以言外物之不
可必與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大再命而車上儻三命而名諸

父孰協唐許

郭堯

註唐唐許許繇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驍

侍德爲心

蔽心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蔽則不自知

德有心心有德也有心有德則所有者塞其重闔而氣
哽於上以生驕外哽者中枵故敗內視而知敗尙有瘳
乎若緩者死而不視其敗者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

叱其所不爲者也叱匹爾反訾通

中德者德有心而德塞其中之謂則信是已仁義禮知

之爲心睫也淺信之爲心睫也深自信而保爲實然因

以自好而責於物內外之刑交集之

窮有八極極窮達有三必必達形有六府美髯長夫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內有六府外成眾形因是以窮緣循偃快快音困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

之情者傀傀猶偉也達於知者肖消通達大命者隨無不隨達小

命者遭因具所遭

窮於人者達於天達於外者則其內窮於所達忘生則

生達矣忘知則知達矣知出於無知大命也生均於無

生小命也六府之形美惡皆隨順而不自有則入過人

者又惡足以窮之不然且以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爲

衛生之經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

上有

貧恃緯蕭而食者

緯蕭織蘆席者

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

珠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

能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

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

六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

苞苴卒贖其禍至於若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
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知小命者遭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
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一篇之義於此而始抉其藏莊子全書亦於此而啓其
逕唯明與神知其合離之幾君臣之分而已明者神之
所函也神者雖發見於明而本體自如雖未明而固無

所誦者也繇明有知神則非不知而固無知也繇明有知則見爲有徵而欲以畫天下而平之故曰莫若以明而不知明隨

其耦其流既則與神相離徇耳目以外通而不喪至爲苞苴竿牘用以成兵刑之害夫內

以自葆其光之神也外以凌大火夫浸而不害其道遙

者神也使人之意消而化以其神而通物者神也神葆

其光而天光發虛室之白無不照也如是以爲明則固

可使照物之天矣故又曰莫若以明神使明者天光也

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故至人以神合天神合天則

明亦天之所發矣神與天均常運舍以成體散以成始

參萬歲周徧咸乎六宇而明乘一時之感豫以發其量
之大小體之誠僞明之不勝神也明甚而愚者恆使明
勝其神故以有涯隨無涯疲役而不休而不知其非旦
暮之得也
以生也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之常運者也
神斯均也斯平平斯無往而不徵緣守督以懷諸獨而
葆其光出入乎險阻而不傷凝神其至矣故曰此莊生
之學所循入之徑也

莊子解卷三十一終

莊子解卷三十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雜篇

天下

系此於篇終者與孟子七篇末舉狂狷鄉愿之異而歷述先聖以來至於己之淵源及史遷序列九家之說畧同古人撰述之體然也其不自標異而雜處於一家之言者雖其自命有籠罩羣言之意而以爲既落言詮則不足以盡無窮之理故亦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己之論亦同於物之論無是則無彼而凡爲籟者皆齊也

若其首引先聖六經之教以爲大備之統宗則尤不昧
本原使人莫得而擿焉乃自墨至老褒貶各殊而以己
說綴于其後則亦表其獨見獨聞之真爲羣言之歸墟
至其篇末舉惠施以終之則莊子之在當時心知諸子
之短長而未與之辨唯遊梁而遇惠子與相辨論故惠
子之死有臣質已死之歎則或因惠子而有內七篇之
作因末述之以見其言之所繇興或疑此篇非莊子之
自作然其浩博貫綜而微言深至固非莊子莫能爲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繇降明何繇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一者所謂天均也原於一則不可分而裂之乃一以爲原而其流不能不異故治方術者各以其悅者爲是而必裂矣然要歸其所自來則無損益於其一也一故備能備者爲羣言之統宗故下歸之於內聖外王之道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宗則無非精也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之精

神者天之精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之真

得精也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因天啟化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杖人曰如不稱孔子誰能當此稱乎

以仁爲恩以

義爲理

事物之當然

以禮爲行

返于天則

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

君子以法爲分

約劑

以名爲表

極率

以操爲驗

所行

一作參

以稽

為決所知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評曰仁義禮樂之散見者皆天均之所運也。無可曰一

二三四不言五四邊不壞中何主蒼蒼滾入兩撮土下視磨盤一何若不墮諸數太尊貴生若無節拍何能鼓舞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

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無非天無非人配神

明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

評曰不舍法象。方以智曰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為

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篇也六通四闕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

皆有言之者矣故莊子不謂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

一得其偏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儒者之道亦旣屢誦之矣而所誦者執先聖之

一言一行以爲口中珠而盜發之者也夫羣言之興多有與聖人之道相牴牾者而泝其所自出使在後世猶爲狃狃榛榛之天下則又何道之可言何言之可破唯
有堯舜而後糠粃堯舜之言興有仲尼而後醯雞仲尼
之言出入其室操其戈其所自詫爲卓絕者皆承先聖
之緒餘以旁流耳且夫天均之一也周徧咸而不出乎
其宗圓運而皆能至能體而備之者聖人盡之矣故或
邇言之易言之而所和于天倪者則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自周浹隱躍于其中乃以盡天下之事物物人心
之變變化化志也事也行也和也陰陽也名分也時爲

帝而無乎不在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宗皆不離不必言
天均而自休乎天均矣卽如墨者特異說以相詰難而
未嘗不依聖道之仁與公以爲其偏端之守其又能舍
內聖外王之大宗以佚出而別創哉蓋君子所希者聖
聖之熟者神神固合於天均則卽顯卽微卽體卽用下
至名法操稽農桑畜牧之教無不有天存焉特以得迹
而忘真則爲小儒之陋驚名而市利則爲風波之民而
諸治方術者競起而排之故曰魯國之大儒者一人而
已亦非誣也乃循其顯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遺其
顯捐體而徇用則於用皆忘立體以廢用則其體不全

析體用而二之則不知用者卽用其體槩體用而一之則不知體固有待而用始行故莊子自以爲言微也言體也寓體于用而無體以爲體象微于顯而通顯之皆微蓋亦內聖外王之一端而不昧其所從來推崇先聖所修明之道以爲大宗斯以異於天籟之狂吹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特以其散見者旣爲前人之所已言未嘗統一于天均之環中故小儒泥而不通而畸人偏說承之以井飲而相掙乃自處于無體之體以該羣言而捐其是非之私是以卮言日出之論興焉所以救道于裂則其非毀堯舜抑揚仲尼者亦後世浮屠訶佛罵祖

之意而駢拇諸篇之鼓浮氣以鳴驕爲學莊者之稊稗
漁父盜跖之射天笞地尤爲無藉之狂夫所贗作於此
益見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于數度

不以文物爲光采

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

已止也循猶循繩墨之循

作爲非樂

非人所樂

命之曰節用

以節用爲教

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鬪

以鬪爲非

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

多喜庸衆之言

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
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靡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強成

道而不順人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毅猶粗也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郭注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九雜糾合錯雜腓無胈音振脛無毛沐甚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糞褐為衣以跂蹻為服跂蹻一作跋蹻蹻猶日蹶趨也服猶事也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舊注以齒苦行而

得之沒齒而已因以為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

墨別立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籒偶不佞之辭相應

籒偶即奇偶不佞所答非所問也以巨子為聖人猶浮屠之法嗣皆願為之尸冀

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決猶斷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

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腴脰無毛相進

而已矣進而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其人愛其惠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無才不可以為墨今世為天主教者近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甯

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其心之無他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銓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舊注宋銓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而不侵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以有容為主所行一如以脩

合驢脩音而以調海內調合海內之驢如烹請欲句置之

為主請欲謂人之有所請願欲者置見侮不辱救民之鬪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

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郭注所謂調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郭注

所謂

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

不辱

飯足矣人之有請欲而置之爲主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勞而死亦甘之

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

使圖傲逸何得爲救世之士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

不假物之力以安其身

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知之不知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

至是而止

適如事之小大精麤而止不於小見大於麤求精也

此亦近墨而不爲苦難之行如俗所云安分無求者無

求則不爭其不避厭惡而強聒人亦有忍力焉適至是

而止者亦其尤陋也蓋鄉愿之狡者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決然矣而無主趣物矣而

不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

包之而不能辯之

所謂決然無主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所謂

趣物而不兩

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

泠音零汰謂蕭然而汰棄之

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郭注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謏髀無任

謏髀音奚火不正貌無任不受事也

而笑天下之尙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

椎拍如椎之拍物輓音緩列去

圭角也輓斷取圓而不粘之意

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

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魏猶象魏魏之魏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隧磨齒旋而自通

全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

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

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其風竄然

竄或旭二音逆風聲也

惡可而言常反人

不喜許可

而所言常不聚觀而不免於斷不與眾逐隊而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雖是而亦非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此亦畧似莊子而無所懷無所照蓋浮屠之所謂枯木

禪者此逆人之心而絕其生理謂之嘗有聞者其不立

是非之說亦是

以本為精以物為麤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

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尹曰在己無居不居一是形物自著物自效動其動若水其靜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

芴音物與惚通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

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徐所謂後其身也不費所謂善利物而不爭也

無爲也而

笑巧

笑人之巧所謂若愚若不足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

不侵削人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謂之博大者以其爲谿谷而受天下之歸也真人者謂

得其真也空虛則自不毀物而於天均之運有未逮也

故贊之曰真人意其未至於天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
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
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
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
雖瓌璋而連玃玃音翻宛轉相從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諛音
獨亦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所見者充實故言不容已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辟大而辟辟

作闕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調一作稠調適於物上達

于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以之應帝王其理不竭其來不

蛻遊人間而皆可不遺形迹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萬歲無窮道皆成純而與之無竟

莊子之學初亦沿于老子而朝徹見獨以後寂寞變化

皆通於一而兩行無礙其妙可懷也而不可與眾論論

是非也畢羅萬物而無不可逍遙故又自立一宗而與

老子有異焉老子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知者博大

而守者卑弱其意以空虛為物之所不能距故宅於虛

以待陰陽人事之挾實而來者窮而自服是以機而制

天人者也陰符經之說蓋出於此以忘機為機機尤險

矣若莊子之兩行則進不見有雄白退不屈爲雌黑知
止於其所不知而以不持持者無所守雖虛也而非以
致物喪我而於物無撓者與天下而休乎天均非姑以
示槁木死灰之心形以待物之自服也嘗探得其所自
悟蓋得之於渾天蓋容成氏所言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者乃其所師之天是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而謂內
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而先聖之道百家之說散見之
用而我言其全體其實一也則關尹之形物自著老子
之以深爲根以物爲紀皆其所不事故曼衍連狝無擇
于溟海枋榆而皆無待以遊以成內七篇之瑋詞博也

而不僅博大也而不可名為大真也而審乎假以無假
其高過於老氏而不啓天下險惻之機故申韓孫吳皆
不得竊不至如老氏之流害於後世於此毀諸家而為
物論之歸墟而猶自以為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
外之旨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麻
歷經涉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斲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

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曉猶開也天

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丁子舊注蝦蟇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躐地目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俱方規不可以為圓鑿

不圍枘枘鑿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

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

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

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存雄與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繇天地之道觀惠施之

辯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

曰充其一端尚可較勝貴道幾矣幾殆也以語於道則殆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賞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

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惠施之說亦與莊子兩行之說相近然其兩行也無本
而體循其本以才辨之有餘較轉而屢遷人之所然者
可不然之人之所不然者可然之物之無者可使有有
者可使無湯武仍閱釋氏傳燈錄謂止一翻字法門蓋
與此畧同故自謂持一尺之種且取此半而用之夕取
彼半而用之止此然不然不可有與無之兩端互相
換而可以不窮凡可言者卽言可行者卽行訶莊子之
爲大瓠而無用乃不自知其於物尤無庸也此則道術
之所不出而不容不辯之以使勿惑天下者也今其書
既亡其言無本之可循故多不可解

敘

己未春避兵植林山中麕麕之室也眾籟不喧枯坐得以
自念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沈其側者
五年弗獲已所以應之者薄似莊生之術得無大疚媿然
而予固非莊生之徒也有所不可兩行不容不出乎此因
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顏淵蘧伯玉葉公之行叔山無
趾哀駘它之貌凡以通吾心也心苟爲求仁之心又奚不
可或曰莊生處七雄之世是以云然雖然爲莊生者猶可
不爾以予通之尤合轍焉予之爲大瘿無脈予之居才不
才之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孰爲知我

者哉謂予以莊生之術祈免於羿之設中子亦無容自解而無能見壺子於天壤之示也久矣凡莊生之說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類如此故不問莊生之能及此與否而可以成其一說是歲伏日南嶽賣薑翁自敘

莊子通曰次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蹏

眩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徐無鬼

闕

則陽

外物

寓言

闕

列禦寇

闕

天下

莊子通

船山遺書四十一

衡陽王夫之撰

逍遙遊

多寡長短輕重大小皆非耦也兼乎寡則多兼乎短則長兼乎輕則重兼乎小則大故非耦也大既有小矣小既可大矣而畫一小大之區吾不知其所從生然則大何不可使小而困於大小何不可使大而困於小無區可畫困亦奚生夫大非不能小不能小者勢使之然也小非不能大不能大者情使之然也天下有勢扶搖之風是已我心有勢垂天之翼是已夫勢之厚也生于積扶搖之風生物之

吹息也垂天之翼一翻之輕羽也然則雖成乎勢大之居
然小也固然勢者矜而已矣矜者曰奪於成形而已矣目
奪於成形而心恬其已然然後困於大者其患倍於困小
何也心恬其已然則均而困於小者無成形以奪其目也
爲勢所驅不九萬里而不已亦嘗過枋榆矣而失其枋榆
扶搖之風不可以翔枋榆泠然之風不可以遊鄉國章甫
之美不可以適於越勢之困尤甚於情情有爛明而勢善
迷豈不甚乎然則乘天地之正者不驚於天地之勢也御
六氣之辨者不驚於六氣之勢也必然矣無大則無己無
大則無功無大則無名而又惡乎小雖然其孰能之哉知

兼乎寡而後多不諱寡也知兼乎短而後長不辭短也知兼乎輕而後重不畧輕也知兼乎小而後大不忘小也不忘小乃可以忘小忘小忘大而有不忘者存陶鑄焉斯爲堯舜矣

齊物論

論其比竹論者其吹者乎人其比竹天其吹者乎天其比竹機之歛然而興者其吹者乎然則四海之廣萬年之長脍蠶之細雷霆之洪欲孤用吾口耳而吾弗能欲孤用吾心而吾弗能甚矣其窮也不言而照之以天得矣不言者有使我不言者也照者有使我照者也皆因也欲不因彼

而不爲彼所使逃之空虛而空虛亦彼亦將安所逃之甚矣其窮也未徹於此者游於窮而自以爲無窮而徹者笑之已徹於此者游於無窮而無往不窮天地無往而非其氣萬物無往而非其機觸之而卽違違之而卽觸不得已而言齊我將齊物之論而物之論亦將齊我也可如之何智窮道喪而別求一藏身之固曰聖人懷之斯可不謂擇術之最工者乎雖然吾將有辯懷之也其將與物相逃乎與物相逃則猶然與物相競也何也惡屈乎物而逃之惡隨乎物而逃之惡與物角立而無以相長而逃之苟有惡之心則旣競矣逃之而無所屈逃之而無所隨逃之而不

與角立因自以爲可以相長凡此者皆競也與之競則懷
之機甚於其論默塞之中有雷霆焉不言之辯辯亦是非
也不道之道道亦榮華也其不爲風波之民也無幾而奚
以聖人爲懷之者參萬歲而一成純者也故言人之已言
而不患其隨言人之未言而不逢其屈言人之不能言不
敢言而非僅以相長何也已言者未言者不能言者不敢
言者一萬歲之中所皆備者也可以言可以不言言亦懷
也不言亦懷也是堯舜不非湯武是枝鹿不非禮樂仁義
無端得失無局躊躇四顧以盡其藏而後藏身以固唯然
則將謂之擇術而奚可哉聖人無術

養生主

以無厚入有閒者不欲自王其神王其神者天下亦樂得而王之天下樂得而王之而天下亦王昔者湯王其神而韋顧昆吾王文王王其神而崇侯虎飛廉惡來王孟子王其神而楊墨王神王於此而毒王於彼毒王於彼而神不容已益求王焉此古之君子所以終其身於憂患而不恤其生者也夫無厚則當之者獨厚則當之者博當之者博所當者非閒也閒不相當而非閒者代閒者與吾相拒閒者反遁於刃所不施雖君子未有不以爲憂者也乃非無以處此矣生有涯則神有涯所當者亦有涯也其他皆存

而不論因而不治撫而不誅者也於是而神之王也獨微
萬物也二氣之毗八風之動七政之差高山大川之阻其
孰能禦之故王者之兵不多其敵君子之教不追其往天
下之心知無涯而可以一二靡終上身於憂患而不與憂
患恬無他有經而已矣經者繫也正也正者無厚者
也反經而不與天下爭於智數孰謂君子之王其神爲樊
雉也哉

人間世

耳目受物而心治物
耳內通而外於心
知能不師心
者也
師心不如師古
不如師天
師天不如師物
何也

將欲涉於人聞世心者所以涉非所涉也古者前之所涉
非予涉也天者唯天能以涉非予所以涉也今予所涉者
物而已矣則何得不以物爲師也耶衛君之暴楚齊之交
黜黷之逆皆師也而天下何不可師者哉抑嘗流觀天下
而慨人事之難矣庸人之前直說拙於曲說忤人之前諷
言危於正言不材之木無故而受伐者亦數數然無用之
用亦用也用斯危矣夫所患於師心者挾心而與天下遊
也如使師物者挾物而與天下遊則物亦門也門亦毒也
闔門而內固其心闔門而外保於物皆有泰至之憂韓非
知說之難而以說誅揚雄知白之不可守而以元死其用

心殊而害均則胡不尋其所以害乎履危世交亂人悲身
之不幸而非不材斯豈可以計較爲吉凶之準則哉有道
於此言之甚易行之不勞而古今之能知者鮮故李斯歎
東門之犬陸機怨華亭之鶴而龍逢比干不與焉無他虛
與不虛而已矣天下皆不足爲實之累而實填其生白之
室以迷悶而不知吉祥之止者生死已爾禍福已爾毀譽
已爾□□已爾此八實者填心之積也古今之奉爲師而
不敢違者也八者虛而天下蔑不虛矣故物皆可遊也規
規然念物之可畏而避之物不勝避矣物不勝避而况天
之生殺乎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龍逢比干所以與不材

之木同至今存也

德充符

德人而矜有德之容爲容人而已矣德人而矜德之無容
爲無容之人而已矣道與之貌貌一道也天與之形形一
天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故生於道死於道生於
天死於天道無不貌貌無非道天無不形形無非天然則
生於形死於形生於貌死於貌死生可遺而茲未嘗與之
相離也以道殉容曼人而已矣以容殉生靡人而已矣以
道忘容忘道而已矣介者無趾者無脤大癭者且不喪其
全德況其不爾者乎忘其所不忘而以殉形則人知其妄

若夫不忘其所不忘而形與貌在焉天之所以成成之所
以大渾外內合精物凝道契天以不喪其所受夫聖人者
豈得以詹詹於形貌之末而疵之也哉悲哉衛靈公之愚
也得無脈者而視全人之脰肩肩悲哉齊桓公之愚也得
大瘦者而觀全人之脰肩肩則使之二君者以巍冠大紳
高趾揚脰之士懷谿壑腹刀劔而得其心抑將視天下容
之不盛者雖有德若將浼焉恐去之不夙矣故符者德之
充也非德不充非充不符不充而符謂之竊符不德而充
謂之枵充德之不充是謂替德充之不符是謂僂充道與
之貌貌以肖道天與之形形以疇天賓賓於名聞之間而

數變其天形則胡不內保而外不蕩逍遙於羿之彀中以
弗喪吾天也乎故其爲容非容人之容也其爲無容非無
容人之無容也以德徵符德無非符以符合德符無非德
能知天下之以形貌爲貨而不知其爲符也又惡知德哉

大宗師

踵息者始教也而至人之道盡矣寥天一無可人也自踵
而上無非天也無非一也然而已寥矣逆寡雄成暮士皆
喉息也說生惡死出訢入距皆喉息也樂通物有親天時
皆喉息也刑禮知德皆喉息也好惡皆喉息也引而至於
踵寡亦逆成亦雄士亦暮生亦說死亦惡出亦訢入亦距

通物亦樂親亦有時亦天刑亦體禮亦翼知亦時德亦循
好亦好惡亦惡以死殉數者而特不以喉於是而寥矣不
可度矣不可竭矣不可以功功不可以名名參萬歲罄萬
物非天非一其孰足以勝此哉天下好深而獨淺其天機
於是淫刑而侈禮陽慕德而數用知喜怒好惡以義爲朋
而皆以深其嗜欲自喉以下嗜欲據之而僅餘其喉以受
天而卽出之此古今之通患言道者莫之能舍也夫天虛
故受天實故撰受之而不得出非天非一則若哽於膈而
快於一吐撰之而不足非天非一則改易君臣顛倒表裏
以支其所不逮而冀速應之以無慙嗚呼知天之虛知天

之實者古今勉矣若然者非他求之也卽其所爲息者引而至於躔無所闕也無所缺也孰使而聞副墨而若驚聞雜誦而若醒聞瞻明而若奔聞聶許而若飢聞需役而若噉於蠶蛄聞於謳而若厲風之激於壑乎以嗜欲濟嗜欲不足則援道以繼之天下皆淺而天喪其機於是而天亦感矣闔戶以求人之人而人莫入也而天亦枵矣天感則亦無乎不感於是而慙慄熒譖終其世以爲喉任憂患而徹於死天枵則所爲者皆枵也枵而攫之未有得甯者也然則天下之好深而得深之患皆淺而已矣引而之於躔至矣雖至於寥天一不能舍此以爲教也犯人之形以百

年無不取諸其藏而用之而後知天一之果寥也

應帝王

天下皆未始出吾宗者也而駭於物之多有者事至而騷然事至而瞿然事至而熒然事至而的然謂是芸芸者皆出吾宗之外者也於是以爲迎之而可無失則藏仁以要人於是而以爲有主而可以相治則以已而出經於是以爲悉體之而可盡則勞形怵心以來天下之求凡此者慕聖人之功而不知其所以功者也夫天下未始出吾宗而恆不自知苟知其不出吾宗則至靜而不震其機爲杜德至深而不波其機爲踵發至安而容至斂而涵其機爲淵

皆以不喪吾宗而受天下以不出然後可流可靡無物不在道之中而萬變不足以駭之雖然所謂宗者必有宗矣無以求之其唯天乎我之與天子皆天之子則天子無以異天子之與天下皆天之子也則天下無以異道者歸於道而已矣德者歸於德而已矣功者歸於功而已矣名者歸於名而已矣利者歸於利而已矣嗜欲者歸於嗜欲而已矣道亦德也德亦功也功亦名也名亦利也利亦欲也欲亦道也道不出吾宗雖有賢智莫之能踰欲不出吾宗雖有姦桀莫之能詭不駭天下則不患吾之寡吾無寡而天下無多不謂之一也不能藏天下於天下而皆藏於吾

之宗名焉而不爲尸謀焉而不爲府事焉而不爲任知焉
而不爲主尸焉而不爲名府焉而不爲謀任焉而不爲事
主焉而不爲知抑滔天之洪水躬放伐之烈名帝自此帝
王自此王未始出吾宗而何肩肩以鑿爲

駢拇

體之所本無用之所不待無端而生恃焉而保之得則喜
失則憂是之謂駢枝贅疣之不可決也非曾史而爲曾史
非有虞氏而爲有虞氏非伯夷而爲伯夷色取者也助長
者也以仁義爲彼而視之聽之則不知名實之合離自聞
則不昧其聲自見則不昧其形果且爲仁義則指之五掌

之二而可決邪而可齧邪非但惡泣而畏嘯也知仁之不遠知義之內自奔其命而非奔仁義伯夷以之餒而不怨何嘯泣之有哉所惡於殘生損性者以其繼之以嘯泣也

馬蹏

馬不銜勒將焉用馬木不斲治將焉用木不爲犧尊將焉用樸不爲珪璋將焉用玉不取仁義將焉用道踦跂好知爭歸于利者聖人之過聖人尸之而不辭知聖人之爲道任過而不辭則所以疇聖人之德而不敢昧也將若何乎

肱篋

聖人不可死者也大盜不可止者也盜旣不可止矣聖人

果不可死矣知聖人之不可死大盜之不可止無可奈何而安之以道猶將延頸舉趾指賢智爲名以殉其私利而欲以止盜其不爲大亂也尠矣知其元同以生其道法則聖人日生大盜日弭孰標提仁義以爲盜筭也哉

在宥

人心之動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不可知者人心之天也治天下者恆治其可知而不能治其不可知治其可知者人心則既已動矣乃從而加之治以聖知加諸桁楊以仁義加諸桎梏以曾史加諸桀跖不相人而祇以相抵不謂之撻人心也不得所以然者治其可知名之所得生法之

所得施功之所得著則不必有聖知仁義曾史之實而固
可號於天下曰吾既已治之矣若夫不可知者無實焉有
名無象焉有法無敗焉有功名法功之迹隱故爲侈天下
者之所不事然而人心之未起則無所撻也於不可知而
早服之治身而已矣慎乎其喜天下不淫慎乎其怒天下
不賊喜怒守其知天下不驚至陽之原無物不昭至陰之
原無物不藏無物不昭不昭物也無物不藏不藏物也物
各復根其性自正物固自生其情自達物莫自知漠然而
止其淫賊此聖知之徹而曾史之所以自靖也自靖焉則
天下靖矣

天地

爲萬物之所取定者大小長短修遠各有成數無他己所見者止於有形因而存之得之而喜失之而怒徇其成形而不顧天下之然與不然此古今之大病也無形者非無形也特己不見也知無形之有形無狀之有狀則大小長短修遠已不能定而況於萬物乎無形之且有形矣無狀之且有狀矣靜而有動動畱而生物物生於俄頃之間而其先皆有故也一畱而形成矣知此則能弗守其靜以聽其動乎靜不倚則動不置其動必正其畱必成其生必順天地之生物與聖人之起事一而已矣心雖劔也劔其取

莊子通
定之心而必有存焉者存見曉聞和官天地府萬物而人
莫之測非莫測也天下測之於大小長短修遠於其無形
之皆形無狀之皆狀如量而各正其性命者莫之測也

天道

虛則無不可實也靜則無不可動也無不可實無不可動
天人之合也運而無所積則謂之虛古今逝矣而不積其
糟粕之謂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謂之靜以形名從其喜
怒之謂也虛靜者狀其居德之名非逃實以之虛屏動以
之靜也逃虛屏動已愈逃物愈積膠膠擾擾日鏡其心排
薄而欲逃之於死死且爲累遺其虛靜之糟粕以累後世

故黃老之下流爲刑名以累無窮況有生之日屏營終日
與喧相競而苑積其悒快乎虛靜之中天地推焉萬物通
焉樂莫大焉善體斯者必不囂囂然建虛靜爲鵠而鏡心
以赴之明矣

天運

化之機微矣化之神大矣神大故天地日月雲雨風雷動
而愈出機微故求其所以然者未有能測之者也從其微
而觀之則疑無化之者無化之者則中無主而奚止也從
其大而觀之則疑有操縱之者爲其大司有司操縱之權
者則外無正而不足以行天下之用心用物者不出兩端

莊子通
或師其成心或隨物而移意交墮於大小長短修遠之中而莫之能脫夫兩者不可據而舍是以他求則愈迷是以酌中外之安以體微而用大者以中裁外外乃不淫虛中受外外乃不窒治心治物者雖欲不如是而奚可

刻意

天下之術皆生於好好生惡生悲生樂生喜生怒守其所好則非所好者雖有道而不見慮不得其好則憂憂則變變則迂迂則必有所附而膠其交交之膠者不終則激而趨於非所好如是者初未嘗不畱好於道而終捐道若忘非但馳好於嗜欲者之捐天機也物雖可好必知有道道

雖可好必知有精道以養精非精以養道天下莫不貴者
精而已矣精者心之以爲可而非道之以爲可

繕性

守名義之已然而不知其然因時會之所尙而已無尙矯
物情之所甚而激爲甚夫是之謂俗夫欲治俗故禮樂興
焉禮樂之始先於義燧義燧導禮樂之精揚詡於萬物然
則三王之精精於黃瑱明矣天下之妙莫妙於無無之妙
莫妙於有有於無中用無而妙其動仁義情而非法禮樂
道而非功禮動樂興肇無而有無言無功滌俗而遊於真
不揭仁義之鼓以求亡子默動而已矣俗之所不至初之

所全明之所毓雲將之遊鴻濛之逝御寇洽然之風均之
以天和知恬交相養而無以易其樂又何軒冕之足云是
之謂達禮樂之情

秋水

海若存乎量河伯因乎勢以量觀者量之所及函之而若
忘之量之所不及映之固知有之以勢盈者勢之所至至
之勢之所不至不能至也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河伯幾
狹海而自盈寒潦降汀汜出則竝襲其河而奚況海哉使
河能不喪其量則在河而河在海而猶然河也奚病乎堯
舜之讓湯武之爭量也有天下而不與其何損焉子噲之

讓白公之爭勢也勢不繼而喪其固有矣量與勢者貴賤之門小大之宗也

至樂

羣趨之樂趨於萬物出入之機也羣爭之名爭於人心出入之機也憂樂定者樂不以機名實定者爭不以機故或謂之得或謂之失或謂之生或謂之死而皆非也眾人出入乎機內求之己而不得則分得分生分死分樂分不樂宜矣有常樂有常名者生死不可得而閒況榮辱乎行其所獨知而非氣矜以取名則子胥之死猶久竹青甯之化也志士且自以爲死而樂死以爲名何望於乘機之

民

達生

知所無可奈何非不可知也耳目心思之數量止於此也夫既止於此猶且欲於弗止於此者而奈之何也得乎雖然知亦無涯矣守其所知以量其量數其數止於此而可以窮年此奈何者未易奈何也而人且無奈之何顧欲奈其所無如何是離人而卽謀於鬼人鬼不相及而離此以卽彼其於生與命亦危矣哉純氣之守守其可奈何者也得全於天全其可奈何者也開生者開其可奈何者也用志不分志其可奈何者也內重外拙重其可奈何者也視

羊之後者而鞭之鞭其可奈何者也長乎性成乎命成其
可奈何者也見鑿然後加手加其可奈何者也一而不桎
一其可奈何者也爲而不恃爲其可奈何者也窮年於知
之所可奈何則外蕩之知寢所不寢以鳥養鳥爰居可畜
而況吾之肝膽乎

山木

命大性小在人者性也在天者皆命也旣已爲人則能性
而不能命矣在人者皆天也在己者則人也旣已爲己則
能人而不能天矣物物者知物之爲物而非性也不物於
物者知物之非己而不受其命也飢渴寒暑窮桎至不可

忍而人能忍之知其爲天焉耳物之所利不可從而從之
不知其爲命焉耳不知物之爲天天之爲命於是而希其
不可得者以爲得是之謂幻心人之不能有天己之不能
有物雖欲爲功于正而固不能不能而欲爲功是握空囊
火之術也世目之爲幻人正而不待之不謀賢不欺不肖
不見其岸約慎以循乎目前正己之道有出於是者是之
謂才不才之閒非規避於一才一不才之間以斬免於害
之謂也

田子方

眞而弗緣非葆也清而絕物非清也陋於知人心非明乎

禮義也自命爲儒而非儒者眾步趨而弗能絕塵也待日月而用其趾目無趾目者也趾有所以爲趾目有所以爲目有不亡者存夜其晝而晝其夜全其神明於解衣繫礪之中則天下亦不待目而見其明不待趾而效其行不待言而消其意君子之道言此亦數數矣非莊生之僅言也

知北遊

參萬歲而一成純所爲貴一也眾人知瞬慧人知時立志之人知日自省之人知月通人知歲君子知終身聖人知純其知愈永其小愈忘哀哉夜不及旦晨不及晡得當以效而如魚之間流淙而奮其鱗鬣也言之唯恐不盡行之

唯恐不極以是爲勤以是爲敏以是爲幾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自小其年以趨於死此之謂心死

庚桑楚

持於不可持以不持持之而無所持則其宇泰持之靈臺
其泰乃定唯其爲靈臺也斯發乎天光矣天光者天之耀
吾靈臺者也眾人之昧也實而無乎處強而無乎處長而無
乎本剽強爲之本剽是冰與凍也於是乎其氣而匿
其天光能釋冰與凍無所匿而天光發較之爲釋氏
之所謂定生慧也雖然其止此也矣天光耀乎靈臺則己
之光匿故天光者能耀人者也有形者之齊於無形天光

燭之則冰釋矣無形者之有形天光發而已之光匿觀面而不相知未有能知者也持不可持而自有持者存以有形象無形非以無形破有形也無形者非無也靜而求之曠眇而觀之宇宙之間非有無形者天光耀而奪吾光於是乎而見爲形見爲無形不可持也非固有其無形可持也形可持而無形不可持無形不可持而非有無形者則固可持矣堯舜之持皆顯無形之形者也春氣發而百艸生正得秋而萬寶成經營無形以顯其有無處無本剝而實者實長者長莫之能禦斯豈天光之所能顯乎未可以天光之發爲至極之觀也明矣

徐無鬼

關

則陽

以人思慮之絕而測之曰莫爲以人之必有思慮而測之
曰或使天下之測道者言盡矣夫莫之爲則不信或之使
則不通然而物則可信而已通矣知其信不問其通知其
通不恤其信一曲之見不可以行千里而況其大者乎必
不得已而欲知之則於聖人之愛人而知之其愛人也何
以終無已則疑乎或之使也其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
不知則疑乎莫之爲也莫之爲而爲矣或之使而未嘗有
使之者也聖人之仁天地之心氤氳而不解不口功不役

名不見德此天之兆於聖人聖人之合天者也雖然非莫
爲而無其迹非或使而自貞其恆不知其然者人之謂聖
人也然聖人亦似然而實不然也知其然乃可馴至於不
知其然聖人之於天道特不可以情測而非不可測未可
以莫爲或使之兩窮而槩之以不知其然也天地之心天
地之仁聖人之仁聖人之心也

外物

外物不可必必之者成心之縣也可流可死可憂可悲忠
孝無待於物流死憂悲而和未嘗焚也苟盡於己而責於
物逢其錯行則大絃雷霆怒發而陰火狂興皆己與物相

摩之必致者矣。忠孝而不焚其和道惡乎有盡。故方涸而請西江之水，侈於物之大者也。揭竿而守鯢鮪，拘於物之小者也。載而矜之以物爲非譽者也。知困神不及移於物之寢者，也以忠孝與世勃谿，心有餘而自塞其實名節之士，所以怨尤而不安於道。知然則道靖於己而無待於物，刀鋸水火且得不遊乎而奚足以爲忠孝病。

寓言

關

列禦寇

關

天下

讓王四篇贖書也。鄙倍不可通。

患莫大於治方術，心莫迷於聞風而說害，莫烈於天下之

辨者相與樂之大聖人以爲天之生己也行乎其所行習
乎其所習莫非命也莫非性也終身行而不違其言若恠
奚暇侈於聞逐於樂擅於方術以自旌道之在天下也無
乎不在亦擇之不給擇循之不給循沒世於斯而弗能盡
又奚暇以其文之綸鳴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道也者導也導也者
傳也因已然而傳之無傳其溢辭以聽人之自酌於大樽
大樽者天下之其器也我無好爲人師之心而代天之爭
已畢故春秋者刑賞之書也論而不議故不賞而勸不怒
而威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

施者流非刑非賞而議之不已爲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
之竅而已矣可以比竹之吹齊之矣如春秋之不議而又
何齊邪故觀於春秋而莊生之不欲與天下耦也宜

愚鼓詞

夕堂戲

墨之八

船山遺書四十二

衡陽王夫之撰

前愚鼓樂

夢授鷓鴣天詞十首

無師之師其唯夢乎無夢而夢非師而誰任爲師
夢之明日中湘篤生翁授余詩云三一從茲守策
名玉洞仙不期而與夢應然則夢果余師也抑余
欠人閒唯一字疑與夢相筵楹雖然夢授余多矣
從來祇有活人死已死誰爲受死身緣未就功不
我報未能爲郭景純顏清臣耳奚守屍之足誦

其一

耳根一句也支
離眼上分明兩道眉
欲貯金膏須玉合
莫將玉屑補金卮
天在我我憑誰
徹骨相思徹骨知
從來本是同心客
那向春風訴別離

其二

無端凌蔑七般
陰慙媿仙師
煞用心卽此犀紋
原孕月但除籠耳不聞琴
疑色相辨浮沈
誰向塵沙覓寶簪
銀鉛砂汞無根蒂
總是黃婆一寸金

其三

聚頂朝元自不
遲除將踵息無真機
更無鉛處鉛方活
不

受龍邊龍自飛
烟旖旎雪霏微一絲半縷透寒輝真成
枯骨生靈翅頑
肉飛從月窟歸

其四

竺土傳來紇哩耶從他生出掌他家間催死虎擒飛將戲
捉飛龍作死蛇
真闡緩試天斜移山破石透些些撒花
枯木非奇特枯木元來也放花

其五

碧天西爽月如鈎脈脈盈盈度翠樓風軟楊花穿繡幙春
融桃浪送行舟
和水乳醉雙眸不風流處也風流穿花
蛺蝶無人見只在初開藥上頭

其六

方丈桃花日日新
花開只是不逢春
從來祇有活人死
已死誰爲受死身
冬已至閉關津
凍魚水底自芳辰
東風打破寒冰面
始識通身未損鱗

其七

嬰兒如雪浴蘭湯
收盡鷄雛一片黃
誰向鴛衾尋子應
已臨明鏡掃晨粧
活蟬竦死蟻
蝦罪微靈雨夾斜陽
傍人莫笑偷閒客
斫柳摧花百倍忙

其八

慧劍將持斬葛藤
葛藤雖斬又何曾
腰閒不許畱寒鐵
天

下元來有暝水 驅卽妄廢還興
鰓魚莫浪守三更黃嬾
將女無餘事芳草闌干日日憑

其九

築基早莫築危基十個英雄九個欺
本把靈丹醫虎活漫將死虎遣龍騎
花似錦酒如飴長年不解皺雙眉
太平不是將軍定先斬淮陰膀下兒

其十

不須守處守難降莫把骷髏建寶幢
恰趁夕陽臨畫閣又邀初月上紗牕
烏渡漢兔成雙良夜花陰吹小苑
幽闈未寢誰知得金豆低巡鴈柱腔

後愚鼓樂

譯謔十六闋

寄調漁家傲

謔授歌旨囫圇棗也雖囫圇吞亦須知味仰承靈
貺不敢以顛預當之三教溝分至於言功不言道
則一也譯之成十六闋曉風殘月一板一棹亦自
使逍遙自在

煉己

己離土也黃婆爲戊

彈劍中原歌虎踞蕭條萬里寒光注一夜韶光花下雨春
可住落花只在花開處乍遣天桃開一度天台流水無
津路謔裏邯鄲歸計阻清無數峨眉雪浪長江去

黃婆

配身為第二配五識為第六含而不見為陰故曰婆

婆子生兒七八個人人解把家緣破囊裏明珠無別貨圓
顆顆終年不捨形山坐只雲裏嬋娟光影墮穿溪透谷推
行磨一縷輕煙鑽隙過真婀娜殘膏不染香雲沍

水中金

父藏子胎斯為道母

為惜花開春已晚春前細雨香膏歎鶴髮仙人成老鈍朱
顏嫩閒愁無力秋波困道是有來真悶頓言無又恐靈
芽褪采藥溪頭立不穩人姓阮胡麻一粒消春恨

子時

謂有活子時者將有灰子時乎大撓以前立活字不得

夜半繇來非半夜分明出現眉毛下心腎無非淫鬼舍誰

厮惹三更一陣光明乍
萬物未生何柄把天開只在紗

窗罅莫與鑽龜還打瓦鷄鳴也回頭又勸紅塵駕

弦月

艮納丙兌納丁丙配辰戌是水火
墓地丁配己亥亥爲天門己合殿

兌納六丁天一半姮娥手捲真珠串未到先吞光緩緩妖

墓竄招安旗下從納款
不是寶刀難削亂王齊韓信元

興漢洲上孫權花散滿凝眸看輕霜不冷紅鑪炭

采藥

秘寶不離形山形山元爲
鬼窟緇素得出是真采者

沒底籃兒短柄斲長年只向空山宿春夢乍醒光透目香

馥馥青芽白蘂殷紅粟
更有元膏生朽木同苗共蒂無

羸縮曲線引來成一束靈飛速輕拈細煮香甜粥

龍吞虎髓

則虎吸龍精矣

素女無媒長自守寒閨月落簾垂久寶鴨香消人影瘦黃昏後靈犀脈脈閒拖逗半就半推佯不受傾情倒意輸傷懃識得君心如皎晝相熏透春風搖曳江頭柳

虎吸龍精

龍以有所建其功動而不破壁以去

綽約從來真薄倖垂楊繫馬蹤無定攜手雕闌雙袖凭秋波凝從今收拾閒情性柳鎖高樓花逸徑黃鶯嬌語垂簾聽沈水烟清良夜永相偎並赤繩望足三生證

進火

符退速以文符退不速以武

皓月漸臨深院裏龍蔥光影無迴避羅帳重重清似水郎

歸矣幽閨寢滅青綾被
如此良宵真不易等閒莫勸郎
輕醉緩緩金尊斟綠蟻
湘簾啟海棠紅映銀鐙麗

退符

符合也既與火合符
但不孤行卽謂之退

篋裏霜刀飛素練
輕騎躡影追奔電
殺活無私誰怨遣
閒流眄爭衡
卻是沒頭箭
不擬嬰城酣百戰
劉郎依舊當時面
卸甲拔營旗
漸捲無回轉
依然在靈霄殿

沐浴

卯酉同功
而不同甲

東澗桃花紅錦笑
微晴乍雨春皆好
沾酒醉眠瑤圃道
玉山倒何須雪上留
鴻爪更有木樨秋
漸老可憐猶載斜
陽照罷釣歸來
閒倚棹君莫懊
空階落葉隨風掃

刀圭入口

絲入以至無入刀圭無用口亦無體故曰沖而用之或不盈刀圭者不盈者進

浪說嬰兒懷裏是儂家元有花生子縹渺雲中飛鴈字參
差似波光涵影融空水 一徹重關千萬里紅銅黑鐵生
靈翅汗浹石人喧木耳真不二蓬壺只在瀟湘沚

後天炁接先天炁

不悟源流只此誤多人不淺

五海六山成古寨逢人便劫真無賴卻想當初沒芥蒂依
稀在丹成誰把葫蘆賣 火入烟中熏不壞俄延黑月生
光采忒煞調和功用大交無礙菱花背面何分界

三五

邊如中易中如邊難禪家謂之意生身

牟尼珠函光閃閃七穿八透飛晶燄名鼎鼎丹皆點染溶

瀲灩寥陽寶閣成獨占
大冶紅爐風橐颺何勞攪合憑

霜劍偶爾荷珠成萬點無餘欠珠珠顆顆圓如芡

光透簾幃

光不自外人亦不透出外夜明簾亦是障境絲毫鬼窟

盜道多言皆強說只因未見成癡劣兩口仙翁翻劍舌真

撩擊下甯只把珠簾撒以我觀他用處裂從他觀我眸

中屑不動絲毫堆裏雪通明穴惺惺二六時中訣

大還

能令向後萬年不滅不能令已往萬年再生不可謂之大還

世上仙人千萬位唯除強把皮囊閉識得離鈎真震兌隨

緣值耶孃粥飯尋常味我卽與天分伯季定誰愁老誰

愁稚纔覺骷髏非異類酣嬌媚憎騰日月花前醉

十二時歌和青原藥地大師

藥地十二時歌原不作鼓樓上牌子標他榜樣雖
云渠自有拍板搖槌亦但欲活者歿歿者活耳到
此一枝箭射人也用射馬也用但慮其不能沒石
飲羽也千里唇皮遙相喬賺瓠道人倚愚鼓而和
之不道未喫藥地藥便掇開藥囊向一壁也煮

子

今日風光昨日歿

萬古難消一炷香

此

丑

北斗闌干君見否

鬚李四喚黑張三

有

寅

梅花謝後始知春

青山欲銜半邊日

新

卯

覲面金烏看個飽

老鼠云何怕貓兒

爪

辰

飯甑肚皮誰主賓

熱羹湯盪冷喉嚨

親

巳

徹骨鑽心半個字

屋漏分明滴寒灰

漬

午

彈丸跳上緊繃鼓

急速凝眸在那邊

苦

未

只有山羊知艸味

陳枝新葉苦甜酸

胃

申

早來粥飯見無因

老年牙齒見鍋焦

屯

酉

莫道閉門遮百醜

咩咩籬下帶金鈴

狗

戌

背面日頭當面出

脊梁何罪背鎧光

屈

亥

江豚又把秋風拜

一日功成也是天

壞

愚鼓詞終